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六十二

宋樓鑰撰

啟

謝除宗正寺主簿啟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勾稽更許引嫌而易
地事應如響人以為神倍煩致曲之私益戴不貲之賜
伏念鑰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

此預寶牒討論之未貳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制幸遂贊員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別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攷之書復捧三州之檄苟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索長安之米甘作畸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金之諾屏身逆旅忘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被生成之渥力羣才之競進或累月之曲留是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

情之當隱范蔚宗謂郭泰為太司馬遷以趙談為同彼
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從兄正有近
比而律經端為此文非敢為循牆之恭姑以避入門之
問洵勤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
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賴雲興
于四嶽茲蓋伏遇 某官 聖時間氣王佐真才進退百官
而坐廟朝悉從公論總領衆職而稱上意專幹化權矜
雁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收鑰敢

不仰首厚恩服膺高誼沉獲居典領之下猶得附聲光
之餘譜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圖國士之報誓竭疲駑

通溫州交代沈詹事

樞

啟

以下三首知溫州任內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諸侯之
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再辱五雲之貺
撝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某官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
分已超于凡品心傳自得于遺經嚆道真泳聖涯信師
友淵源之遠穿天心出月脅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臺

綱早膺睿獎洊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寮推商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凜威名
之猶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新獨瀛壖未識于旌旄
故上意特分于符竹教條所及掃狡穴以一空政務日
清剔蠹原而欲盡暮年而變百堵皆興精力如黃潁川
而事不勞方略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詠流
傳繡口錦心在昔接王楊之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與泉麾之重佇聞歸奏別拜褒

遷刺史之為三公厥存故事人主之論一相用佐中興
伏念鑰晚出無堪冥行自信當血氣盛強之際不能大
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之餘豈復有敢為之志茲叨郡
寄遽迫戍期雖懷烏養之私未識牧民之體仰惟耆德
嘗拜下風庭內芝蘭已見朱轡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為父行退慙孤遠敢謂交承
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瞠乎若後宜可逸之能追尚
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

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回瑞安吳知縣

敦義

啟

朱轡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綬臨民正須邑大夫之
助同寅為章良覲非遙伏惟

某官

璧水勝流桂林秀士

絺章繪句蚤騰場屋之名錯節盤根尤藹簪紳之譽尚
淹闊步俯就徒勞已報政于羅川更字人于安固一同
何章獲依明府之仁三異有聞行應清朝之選鑰疎愚
自信憂患何聊忽為雙旌五馬之行欲訪孤嶼中川之

舊人情物態雖曰素諳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曾未馳于尺牘乃先辱于朋緘欣荷良深敷宣罔既

回沈主簿

與傑

啟

別十五年願復為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鄭公之鄉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英詞伏惟

某官

厚德鎮浮高風立懦蚤勤學殖視富貴若易然晚悟性空置功名于度外筴孟嘗之下客為羲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西河子夏之病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

人馬耄期稱道之賢蓋僅有存者行見鶴書之聘仍加
鳩杖之扶乞三老之格言為千載之盛事鑰頃因客授
獲預英遊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好拔薤一本惟
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懼寡聞之貽誚敢俟及階也而
相帥冕便當從牀下以拜德公

回楊秘監萬里啟

鑰猥自右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職皆英躔吹借
之私垂問甚勤撫謙良渥再念一登末第曾因公諱而

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避雖曰周人事神之義亦
惟窮鬼轉喉之妖敢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槃瞻依
益切感叙奚殫

回王原父主簿

沐啟

頃傳新作慙妄正于雌黃茲荷勞謙喜再來于尺素志
期遠到學有雋功曾日月之幾何覺詞章之頓進伏惟
某官才由天與業本家傳孔鯉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
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既決世科寢登宦路移平昔窮

經之力為一時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遇主可代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蟲之技小謂白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毫豈如無有不量哀朽輒指纖瑕非惟欲補于聰明抑亦願加于砥礪今則下語俱當屬聵更工回念舊編如出兩手雖未至飄飄凌雲之氣然已有咄咄逼人之風盱衡以觀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體不必怪竒以為高既不當窘于邊幅之間又不可施之廊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學之

未決諒蜚英之有助君如斷輪者須得手而應心此若持衡然懼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尚惟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

詢伯啟

澤底名家素聯粉社雲間俊譽未覲芝眉辱華翰之先臨喜高詞之創見伏惟某官天資近道學力過人繡口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已蜚場屋之聲豈大才之未逢何小敵以猶怯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劍而盟者乃敗北之餘試看今日著朱騎馬之流多是

前年點額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籌欲
大振于家風惟益修于賢業自慙朽拙莫助掀騰輒馳
緘以附鴈足之選方洗眼以俟龍頭之選

回張子宓教授

處

謝作辨虛跋啟

虛以擬玄仰儒先之述作言不盡意冀學者之發揮惟
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實探蹟索隱著書立言頃尚
多于闕文旋獲逢于全帙蓋丁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
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且言令慈水之時親曾覩德深

之說既踰三紀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
蘊輒伸末議具載舊聞初未有演義之篇故尤欽于絕
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掩于前功念其生不得用于
時賴有此可少見于世況家傳之甚的實鄉義之所推
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併為辨明豈惟慰九原
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伏惟某官義尊從祖力取世科
知與學之有來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
四儷六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

之遺報以瓊瑤徒愧衛人之厚

回上虞杜君昆仲啟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于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見于二
難琴劍踵門文書銜袖大篇見憐才之切長箋知種學
之深陳義甚高撝謙似過有如衰悴自揆庸疎論道德
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
厚顏尚冀融明均垂孚煦

回陳勝私先輩此啟

謁次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為侍講之

門握手定交傾蓋莫逆伏惟

某官

父書素讀天分更高

盤萬卷于雲夢胸中巢四松于匡廬山上及見開元之

故老尚聞正始之遺音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儒家道家

應皆如響稍窺新作數溫厚爾雅之文側聽高談真直

諒多聞之友言誠可用學有自來蚤負俊聲真是崑山

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熟聆慈

訓遭戈兵之肆毀寓冢舍以偷安荷先正之相求聞數

祿而共聚窮百家之奧旨信一代之偉人三紀以還尚
求過于仲舅交臂而失恨不拜于下風豈于暮年得逢
賢嗣自幸無涯之樂且聞未見之書遊邊忽作于宵征
訪別更廛于夜辱餘生能幾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
加餐之祝會從儻籍或觀破賊之章

回瞿司戶

大正

啟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四紀聞孫曾之競爽曾未識
于一人喜戶祿之鼎來撫衰蹤而自幸伏惟

某官

家傳

未遠天分更高書讀五車多是牙籤之舊仕因三語密
參蓮幕之遊諒無暖席之溫即有文章之薦杜門老矣
承問欣然倒屣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尚傳
前輩之風流

回劉監場啟

客授仙鄉夙聞俊譽屏居海嶠喜聽先聲知望履之匪
遙荷飛緘之下及伏惟某官性資純厚問學邃深毓秀
簫臺真得江山之助策名楓陛榮登將相之科宜徑為

結綬之行乃俯就熬波之職時則可矣君其升乎退念
衰蹤再瞻英峙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幾何來共一樽庶
笑談之莫逆

回奉化趙縣尉

伯鳳

啟

居閒已久喜逢梅隱之來投分素深知是雪齋之子貽
緘先辱修報何遲伏惟某官挺秀天枝傳芳祖烈翩翩
佳公子稟資固自不凡顯顯世豪英游宦已知自立暫
宣威于綵棒會接踵于青氈舊識二難又迎一尉輕輿

徑造豈惟桑梓之必恭先壟相望正爾松楸之有託

回曾簽判榮謝復官啟

賢者受誣輿情久鬱聖恩牽復公論終明方深贊喜之
私乃勒言謝之寵伏惟某官世傳清白政本廉平蚤通
籍于金閨旋字民于花縣方政譽之旁達俄毀言之上
聞乃以乾餽之愆重為白圭之玷叫閭徒切欲復雁門
之跡投匭莫伸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盡釋猜嫌首
昇故官遂登上幕自此升矣已知復玷缺之難惟其有

之行遂赴功名之會比傳邸報尋辱郵音荷雅眷之未
忘愧蕪辭之不敏客容多福固匪吾人之當言皓皓易
汙願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啟

頃自投閒已作終焉之計迨茲告老亦惟仕者之宜況
平生不敢為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過蒙褒拂深荷謙勤
及神虎掛冠之年幸酬素志若龍馬負圖之直實出誤
思方此控辭未遑致謝敢輸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

文善啟

七旬得謝方報君恩千里貽緘仰欽友誼誦高詞而增
歎附陋迹以何堪鑰仕本為貧才非適用數奇命薄何
望寵榮年除歲遷寢踰涯分積有妨賢之媿遂叨宰郡
之行自頃投閒已作終焉之計逮茲告老亦惟仕者之
宜奉母九齡都無外慕執喪三載苟幸生前偶當納祿
之期始上叩閣之請平生易足非敢為高今日既衰固
應知止俞音初閱遂過神虎掛冠之年誤寵太優乃有

龍馬負圖之直控辭弗獲修謝頗稽不圖搗謙俯加贊

喜伏承

席官

曲崇鄉黨不倦詞章能于劇部之餘閒俯

念陳人之末路予之題品賁比哀遲來日無多但欲堅
杜門卻掃之志褒言已甚詎敢為驚世絕俗之誇矧災
星之尚存致宿恙之不已軒裳俱脫既無是中有鬼之
嗟藥石弗靈未見其效如神之速呻呼一榻之上荏苒
再朔之餘舊學已忘豈知雕篆之習報章自勉慚非駢
儷之工何足拜嘉適堪取笑幸投苦海毋玷文盟

回留校理元剛啟

中宏博之科風聞令譽陳治安之策首見雄文喜承秘
省之異除乃辱私門之謙謝摘詞甚麗陳義尤高伏惟

某官

胄出相家名標學海牙籤象軸讀殘萬卷之書玉

聲瓊盃壓倒千人之筆始膺妙選徑上周行給札北門
大明當世之務紬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儷之
工猶見淵源之自惟我宋文體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
楊劉始以藻麗擅名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後來爭奮分

派寢差凡詞采之有聞或雕鍊之未免不圖晚景獲見
勝流洗末習而一空視前良而無愧何有報酬之稱第
知藏弃之榮

回真正字

德秀

啟

給札北門首閱治安之策紬書東觀先勤駢儷之文退
視歎然勞謙過矣伏惟

昇官

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字量

邃深吞雲夢者八九胸襟宏放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
科徑登左學茲更化之云始以急賢為最先落筆萬言

無非當世之務奏名九陛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
迂俊軌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蓄孰比于
秘藏嗟朽蠹之日侵亦校讐之幾廢倘絕意軒冕之進
能垂精竹素之間竭其心思磨以歲月豈惟辨正于訛
舛抑以多益于見聞遠業深昌貴名增重此時冊府其
推為行秘書他日玉堂信可謂真學士有如袁朽喜見
豪英頃聞禮闈之言頗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
相與之尤深強飾蕪詞以酬雅眷文不足以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獄舊啟

書寄鳬飛喜見章泉之姓氏亭名魚計曾觀小宇之賦

篇驚二寶之俱來顧千金其何算伏惟

某官

學緘八索

識洞九流雖離鄭甫之居猶是趙家之玉舊傳文獻不

知幾世淵源時出詞章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寢廣慕用

良深恨無半面之恩忽枉五雲之貺惟上饒夙名于佳

郡而南渡猶多于寓公東萊文清之重名典刑斯在南

澗稼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締繪之王揚為衣冠之巢

許到霜降水落之後擅日光玉潔之稱不圖加念于陳
人使得遠沾于賸馥鏹倦游既久得謝重來慚共政之
無堪數妨賢之已甚屢嘗求去猶苦留行陽杲杲其未
光首肅大昕之藹景翳翳以將入尚通殘客之來當血
氣之既衰以筋力而為禮心存北闕欲報未能日暮西
山不歸何待況茲踰七望八之際安有駢四儷六之工
猥以蕪辭妄希雅好曾不盡意無以為顏

同張伯修

汝礪

結交啟

貴賤雖殊無不須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善而從之愧我非才誤君永契惟朋友實為士之急務故古今以備人之大倫不取乎挾有勲挾貴挾賢每求夫友多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則一朝傾蓋如故或至興思則千里命駕而行道義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混去不返俗子紛紛何足云倚貴勢以為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相遇雖款誠偽盡少物所重則仇隙頓成經一死生因以知情者多矣臨于利害賣而取寵者有之豈能無媿

伐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悵聖賢不可跂而及顧

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其誰當今何遜伏惟

其人

勃窣

為理窟慷慨真人英器大難容反為下士所笑才高無

用直以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與之偕遊故凡庸才皆

不足為伍肯許陳餘之刎頸未逢范氏之殺雞遇無易

之交朋過輒忘其姓字時惟公琰威重有守獨與祖希

情好日隆同心之言臭如蘭樂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

水久而敬之惟情不可間而疎故人皆欲得而友退量

陋質敢側英游初期蓮社中不許謝生居其列豈意竹
林下乃容向秀預其流畀以雄文深為縟禮咳唾已成
珠玉寶擲地當作金石聲寶昭盛德之過謙益使小人
之不稱鑰區區何數斷斷無他雖相距一望之遙恨未
諧半面之雅講聞高誼日久矣豈若吾身親見哉將抱
季任之幣而願交于下風乃盡嘉賓之心而獎成于後
進鑰敢不竭愚者衆慮之得裨上性就學之明終身無
變于炎涼一節不渝于風雨同自同異自異吾懶為玉

川子吟我用我卿用卿君毋作庾中郎語

攻媿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六十三

宋樓鑰撰

啟

代賀魏王判明州啟

以下十五首
代先公工部

恭審顯冊中頒价藩易鎮任隆分陝久推大國之王宗

茂強周咸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遠惟喜一詞恭惟

某官

慶席璿源輝分寶緒天球不瑑中全溫粹之資金鑑洞

開外廣精明之照為善深知于最樂退朝有若于無憑
節旄兼兩鎮之雄劍佩領諸侯之貴啟封安化旋賜履
于大明出殿宛陵復分麾于東甬靜練方賡于妙句昔
襦已沸于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自江而左分
皇上之顧憂先聲所臨疲俗胥慶未聽教條之施設已
蠲閭里之歎愁不知官高卑聳藩維而增輦弗違顏咫尺來休聞于無窮禁連蹇孤生衰頹末路為郎粉省屢
陳過輦之忠假守蓮城尋竊乘軺之遣偶緣爪李之避

苟安桑梓之居方茲需制幕之期敢意忝戚藩之屬二
天在望分甘此日之杜門廣厦俱驩尚幾它時之曳履

代賀史丞相浩啟

恭審顯膺帝制榮正台衡總宥密之大權兼文武之重
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某官有王佐才負宰相器

開天闢地際千載之亨嘉旋乾轉坤贊一人之號令聲
動四海禮絕百僚豈惟崛起徒步以至公侯所謂優游
都城以取卿相自星郎在列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為

卿又近重輪之月惟舊學甘盤而帝心久矣簡在故爰
立傳說而士論猶以為遲進既攀于龍鱗歸得承于鶴
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衰衣之榮太夫人乘輕軒
而遊寧及魚軒之貴增二府之門第破四明之天荒由
古以來于斯為盛然而位望益重身名俱榮上有相須
致太平之心又有高拱操成功之意京洛願王化之復
搢紳冀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問既至于廟堂一日萬
幾之務又賴于帷幄盖春秋責賢為甚備而丞相得君

為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適投軍之會繼伊周之事業
用堯舜其軍民自然拯中原故境之人追尚父中書之
政景老子州縣辱在泥塗惟能守分以固窮尤拙乘時
而射利劉尹知己雖自知而弗如荀令進人將不進而
無已仰銜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于九重深喜綴鵷行
之後磨蒼崖之千丈會當觀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顯啟

恭審渙號大廷晉班左揆外領機庭之重兼提史筆之

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興周道允資元老之
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舊人而共政蓋功名滿人視聽
固用舍為國安危況寢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將擢士
拔卒以為將相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于王
室何以使四方之逕衡置裴度于巖廊自足使兩河之
聽命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某官正色立朝精忠許
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弗阿笑首鼠兩
端之陋居官不苟拂狡兔三穴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

野倚以為重擢從禁路處以衆途獨特文武之權實行
宰相之事主張公道興起治功夫何讒箭之深至徹凝
梳之側方當名實之綜覈肯容邪正之混淆初未辨是
非幾類市中之處及大明黜陟卒麾瓜上之蠅亟頒賜
環入對前席暫登樞府之寄式寵袞衣之歸金甌久覆
于姓名玉鉉正須于調變名詞臣于紫禁都人知拜相
之榮宣大廷之白麻公議賀得賢之盛九州四海萬口
一辭上方注意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

目拜有虞戒禹之辭爾為麴蘖鹽梅膺高宗命說之訓
當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無疆之休益展經綸以臻康
乂某依人最久荷德最深一聞成命之頒百倍輿情之
喜免葵蒿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牛溲願為藥籠之
餘物

代賀將丞相市啟

敬趨宸陛俯聽制麻恭審爰立巨賢進居端揆朝廷肅
靜宗祖泰和某竊以人主必觀其所用之才宰相必視

其所養之氣惟胸中之素有不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蓋嘗論古之人求氣之說雖霍光之不學與周勃之少文惟其器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絕人之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無愧千載之上久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某官為國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真成顏閔之流文章承三變之餘迴出王楊之右家聲甲于江左譽望高手斗南議論依至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

去非可麾蚤結眷知遍儀華要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
歲周旋其間矯矯蛟龍雖已得于雲雨喬喬松柏曾不
改于歲寒極論思獻納之工見輔贊彌縫之妙果膺大
用以具副瞻當聖君居九五正位之尊以太平惟二三大
臣之責然而治體未定國勢未振雖甲兵之問不至
于廟堂而愁嘆之聲尚多于田里當途之士蓋曰欲之
而不能命世之才獨恨求之而不得比適宰司之虛席
獨因避牘以矢辭姚崇之說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寤

孝武端為一言凜然有王佐之才卓爾當天子之意九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數簫曹四海得人大似選衆而舉臯尹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欲士夫息奔競之風上下無苟且之意富國強兵于歲月之頃移風易俗于禮樂之中迂衡之期拭目以俟某一介何取半生無聞竊郎宿之虛名將遂及瓜之代仰台星之騰耀實深賀厦之誠庶幾么麼之蹤預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啟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舊權分巨屏姑煩袞繡之

行郵語四馳歡聲一律恭惟

某官

氣全剛大學造精微

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謂天民之先覺舉明主于三代

之盛亶為聖世之宗臣于垂紳搢笏之間負旋乾轉坤

之任維持國是振舉朝綱治已嚮于迓衡悲遽纏于陟

屺上方待公以共政士以奪服而為榮雖眷寵之優隆

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執喪必

待變衰而起惟開元之際共高于張說而嘉祐之時獨

見于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甫及祥琴之御亟分帥
聞之雄冷然御風姑少留于蓬島舉而見日曾不遠于
長安福及京師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往分東顧之憂黃
閣白麻行正左虛之位某退慚頑鑲素出陶鎔迫茲一
障之乘又託十連之屬治大府而受約束恨無鳬鳥之
飛如厦屋之為帡幪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

成大

啟

伏審宸庭疏寵詞掖升華竊惟中禁之班莫重西垣之

選彌綸世務論思居諫諍之先榮辱一言懲勸出賞刑
之表動開國體榮冠朝行名儒既登善類相賀恭惟

某

官學耽八索才本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促歸于鳳
闕秉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于螭坳比求膚使之行無
出明公之右戎酋相顧不知李揆之甘來士論私憂或
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廬而不撓全故壁以復歸天顏為
開國勢增重徑上紫微之直快吟紅藥之階雖儒者最
以掌制誥為榮而人言猶有典屬國之嘆卷之方溫進

用未央變汙俗而制典謨正賴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
取卿相會攄經濟之規模某託契頗深受知尤厚靜守
賢侯之範喜聞內史之除大厦穹崇竊自同于燕雀飛
黃騰踏願少顧于蟾蜍

代通婺州王給事職啟

澌水開藩誤蒙知己瑣闥批敕屢幸趨風迫承山郡之
流復竊寶隣之庇夤緣有自欣抃實深恭惟某官道學
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甘棠之笏架插鄴侯牙籤之

書掣碧海之鯨魚笑翡翠蘭苔之戲運天池之鵬翼隘
鶯鳩榆枋之飛蚤登瀛洲徑躋禁路肩險夷之一節際
亨嘉于千齡忠若子文仕無喜已無愠情如徐邈昔非
介今非通錄舊學之多聞冠近班之異渥藥階苔砌方
欣星掖之重游鱸膾尊羹又歎風舟之引去欲前半夜
之席暫分千里之麾陳義甚高急流勇退清風八詠岳
牧姑用夫詞人恭階六符廊廟正資于王佐某被恩有
素圖報未遑偶緣瓜代之先期已造蓮城而視篆小侯

方事夫大國短札爰具于遥懷魯之擊柝聞于鄒敢謂
相依于唇齒楚之餘波及于晉尚期曲賜于悌懽燕寢
優閒暑風清閨願精調于茵鼎佇入秉于鈞衡

代謝戶部侍郎舉陞陟啟

下走無能謬忝花城之貳當途過聽誤形袞字之褒一
經品而便佳三下拜而受命寵踰望表愧溢情涯竊以
選之之公今昔攸重近觀所為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
湛然妙絕冰壺之清澈雖萬物紛至難逃風鑒之毫釐

見誠過于百聞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子幾失矣觀其聃則人焉廋哉未有斷然于稠人之中舉之于千里之外自非俊彥曷稱褒揚如某者術與世疎能如命薄生而多難天與數竒斗筭之才亦何足算儋石之祿祇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為丞于百里躬親丹墨日困批據蔑有哦松而自娛行矣及瓜而受代著身卑穴絕望品題敢期一紙之春風忽到窮山之寒谷退不知據得之若驚茲蓋伏遇 某官 高識絕人大量容物繡

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日進司
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屈身而薦士伯
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匠石揮斤猥及百圍之散涸鮒
已蒙于升斗羣蚊難負于丘山某敢不益守官箴深緘
薦墨小人懷惠藏寸心國士報恩見之他日

代賀林左史機啟

恭審拜命中宸書言左陞故國非謂喬木賴有世臣我
家再得青氈是為舊物望高位著喜動搢紳恭惟某官

德度粹夷道源淵奧掃千軍于筆陣敢當我哉快獨步
于詞林無出右者結綬丹墀之上橫經朱邸之深重暉
重輪早依光于日月從龍從虎終感會于風雲起分千
里之憂已著九重之眷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學甘
盤尚記宅河之舊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欲親咫尺
之威顏仍典起居之記注珥螭坳之筆豈惟富貴之
逼人秉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報國某披雲未遂仰斗
徒勤屬分山郡之銅符阻奉侯門之珠履聞置郵之傳

命慶朝廷之得人夏屋渠渠方託悵之庇蔭夢魂栩栩恨無羽翼之飛翻

代賀汪舍人啟

恭審光膺宸綽進拜詞垣搢紳欽稽古之榮制誥見代言之體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某官識際天人道隆

今昔淵源與學倡諸儒以六經之文挺特高風立懦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自許歲丹宸以結知堂堂堅許國之忠蹇蹇有愛君之節密居螭陛非堯舜之道不敢

陳進批龍鱗雖賁育之勇不能過伏蒲論事名重日邊
埋輪擊姦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珥筆之聯承
親擢于中宸陟清班于西掖階翻紅藥謝公徒詫于風
流日對紫微白傳漫矜于清貴茲惟盛德高視古人首
正官聯用明舊制大開公道以塞倖門聖君深納其忠
嘉多士想聞于風采究觀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
濟之功號令一新固已追踪于姚姒規撫素定便將接
武于皋夔某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厦成而燕雀賀知

無風雨之虞靈丹化而難犬升自有雲霄之望

代謝除提舉福建市舶啟

分侯麾于古括始終蒙全護之私總商舶于溫陵委曲
荷生成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閩嶠庀司起于
元祐金山珠海磊砢乎萬寶之藏輦輿航琛奔走乎百
蠻之廣樓船舉輶而過肆賈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
而求質劑之平抑將綏懷而致聲教之被是為遴選必
藉通才如某者少也多艱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嘗州

縣之勞黽勉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郎省濫吹朝紳
念尸祿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郡逮于二年布
宣詔書不知萬里君門之遠施行義役庶幾三代井田
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閭閻之安靜益勤撫字以免譴
訶聞尚書之履聲理應退聽掃舍人之門外自恨無階
敢謂大鈞弗遺下體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榮仕
而為貧爪戍既欣于非久思不出位樗材或得以苟容
自為之謀豈過于此茲蓋恭遇

某官

清朝碩輔名世真

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于
中興顧在上引類自其本心而為官擇人尤為急務至
如下走雖曰無以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
互市實出殊私某敢不俯激懦衷愈全晚境慕隱之
節飲食泉不易其心效孔戣之清罷貨燕無名之費倘
逃療曠以報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浚啟

對松而哦自笑龔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之賢顧

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既見齒已幸于

相依恭惟

某官

性稟中和家傳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

試于著鞭三載陟明才術已聞于游刃宣勤勞于蓮幕

通姓字于金閨方嘉運之鼎來宣亨衢之闊步仕擇人

而人不擇仕姑為金瀨之游丞負予而予不負丞應起

藍田之嘆學美崔生之博清推景倩之真去則行遲誰

非戀父母之國聞何來暮其如興民吏之謠豫想登仙

茲為假道涉筆惟謹居然視雁鷺之行黔突未幾行矣

遣駕鴻之列

某

半生從宦再轉為丞徒甘州縣之勞反

出簿尉之下笑如櫟之無用愧若糠之在前雖舊尹之
政必告新然老者之志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于曠
療玷或可磨當益勞于龔錯

代通蘇通判

師德

啟

恭審疏恩玉陞貳政金陵居百里而負丞仰二天而托
庇時方會遇喜倍倫夷恭惟

某官

學殖深醇材猷敏卻

泉如初湧共推大手之才山或可移難變至誠之節名

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相會于半千閱當今之第一
綸綍藹玉堂之譽鼎彝書鳳閣之勲惟別乘之多才信
高門之有子眷言建業今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六朝之
風物絃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形甲冑
冠貔貅之勇憂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賢治中以佐明
太守疇茲異數屬我真賢已騰來暮之謠更聽不空之
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軾之榮真有鳳毛行拾青氈之舊
某材如樗散性若棗昏猥承弓冶之餘謬綴簪紳之列

半生從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為丞反出簿役之下及
瓜將代幸道前愆杭輦欲歸深虞後患既托悒悒之下
諒寬鞭策之求雙鳥願飛恨乏仙鳧之便戎幕知穩果
無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仞牆寓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
在木惟衛生之有經祈為宗祊精調苗乚

代賀鄧運使啟

伏審榮拜綸寵持使節恭惟懽慶竊以自江而左最為
財貨之源由古以還夙號膏腴之地救粟有如水火

山川不啻金湯十國為連盡承風乎外府三軍分駐皆
仰食于太倉矧轉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
欲責成于列職必也使乎肆圖仕于舊人無如公者疇
茲大任屬我真儒恭惟某官望重吏師行為世則志澄
清而默斷用春騷以無留元非百里之才多多益辦小
試一同之地綽綽有餘雖儒者當任于謀謨然利器必
更于盤錯狗盜鼠竊曾何置于齒牙蟻聚蜂屯固不勞
于才刃姦蜂逆挫薦牘交馳謂割雞焉用乎牛刀處別

駕始展其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于弦歌泥軾星屏俄
平分于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賢邦國不空
繫實王祥之賴老弱從借乃許寇恂之留由萬家而治
十萬家自千石而陞二千石吏民乃服其教化草木亦
知其威名即地按臨方剖東州之竹拂衣歸去空餘南
國之棠惟守正以不阿乃既踣而復振伯道載來而之
吳郡已為良守于中興次公受詔而歸潁川終云治行
之長者欲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關內

侯有昔王之盛典增帙部使者見今日之殊恩邦人騰
挽不留之歌江國興來何暮之數星隨駿駟風靡列城
曾未布于教條已想聞于畏愛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
節繡衣于馬借重諒未容于暖席行即膺于賜環某辱
瑣無堪衰遲有素半生從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為丞
猶懼曠瘼之誚久欲執鞭而從轡未遑持帚以掃門念
小吏之人疆際鉅賢之持斧駕駕策蹇詎敢自安含垢
匿瑕不無所賴雙鳥無據曾莫効于鳬趨大厦既成徒

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啟

行夏之時爰重建寅之統采周之舊式謹次王之書惟
道與時而偕行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

某官

夷邦哲匠

名世大才荷宸扆之眷知儼使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
懋哉期于無刑聽訟吾猶人必也使之無訟比期年而
報政與十國以為春茂對三朝倍膺百倍

某

職卑而冗

道阻且長賓履躡珠遙慕蓬庭之禮壽觴浮柏莫陪進

酒之儀



攻媿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玫瑰集卷六十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俞鳳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六十四

宋樓鑰撰

啟

代賀王樞密

倫

奉使回啟

以下五首代舅
氏汪尚書大猷

交鄰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遣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
昔才難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謂世無蘇子卿
數千里曰伐可汗必有人如鄭元璠惟樂天者保天下

故和戎而得戎心乘輅之人銜筆于道臨軒優造固盛
世之非常杖節請行實大臣之未有揚旌亟去締兩朝
魚水之歡接浙言還際千載風雲之會神人喜樂河海
晏安么麼至微驩快以抃恭惟某官有宰相器真王佐
材量括江湖不清不濁氣充天地至大至剛貌不勝衣
心匪轉石言而造膝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議或犯顏雖
賁育之勇不能過愈鷹蒼注寢歷清華快吟紅藥之階
久寓紫微之直敏悟如廷碩時詔誥皆自為之文精壯

若燕公大述作類皆出其手進貳樞府增重聖朝運籌
于帷幄之中折衝于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于無事時
乃堅和盟于未寒禮云禮云豈玉帛乎哉使乎使乎安
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遜彼或一時命裴度以往釐正
在今日確持志士之操果為天子而行帝曰汝諧僉言
惟允身輕一葉佩四海之安危名重泰山聳萬夫之風
采分憂北顧顒望東歸馬維駒馬維騏方聽黃華之選
雛集翔雛集祀已聞四牡之來生靈獲接堵之安宗社

有覆孟之固孤忠凜凜馳不測之深淵萬目睽睽仰難
逢之盛事歡傳土宇喜動天顏去握漢旄固已虛上台
之席歸調商鼎何待趣舍人之裝行慰具瞻即膺爰立
某寒鄉冷族藝苑散材雖知必學于箕裘未免徒勞于
州縣寡交于世知己惟公顧蒹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
笑蟾蜍之拙難追步于飛黃誰知霄壤之殊途不替金
蘭之舊分比干寸祿進拜崇墉方彭彭馳使者之車而
戀戀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羽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

齊門護參儉幕受丘山而有自効蛇雀以無階俯聽先
聲莫負蜀郊之弩輒尋故步重瞻夫子之牆敢泚筆于
下風佇宣麻于穀旦

代賀錢樞密

端禮

兼提舉德壽啟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筦天子侍龍樓之膳仰裨孝治
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神人歡喜宗社
晏安恭惟某官才為時生美由世濟學究六經之蘊識
窮庶物之原綳帙牙籤插架固踰于三萬漆書竹簡撐

腸何止于五千發華藻以為文出緒餘而歸吏果由治
行自致功名踐散仕路之深密勿從班之久屬遠夷之
弗靖眷邊境之多虞洊遣侍臣往宣德意星軺而使盡
清千里之烟塵羽扇一揮坐變三軍之風采踰度機事
明若著龜確守成模堅如金石遠膺芝檢來對楓庭君
必有尊蓋以天下養也時方多事要當馬上治之自非
膺眷遇于兩宮兼文武之二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
贊元樞總戎之權父子無難言之嫌繫公是賴廟堂銷

未形之患舍我其誰久難其人今得此選自聞拜命
曰當賢雖李衡公之高才素恥由于進士而曹侍中之
故事特先賜于儒科積此恩榮可知注倚邊聲未寂騎
塼方高頃在金城固已圖上于方略今居西府自應制
勝于朝廷位高則任隆名盛則望備盡平時欲行之事
當今日可為之秋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
之業某効官何補蒙眷數深側聞渙汗之頒倍極輿情
之喜兔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牛溲願為藥籠

之餘物

代賀錢參政兼知樞密院啟

恭審榮膺宸綍進貳政機兼特右府之權益壯本朝之

勢郵音一播輿論交孚恭惟

某官

德量恢洪勲名赫奕

傳龜襲紫偉岡頭澤底之家聳壑昂霄擅日下雲間之

譽早膺睿眷寢歷華途游刃不見于全牛利器豈拘于

錯節外臺輔郡著藩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備獻納論

思之益頃以邊庭之未靖嘗持使節以請行風清塞北

之烟塵名震淮南之草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帷幄之
中方節騰欲棄涼州微升卿幾誤國事惟營平固守明
詔謂宣帝可為忠言披膽莫回噬臍增悔以身徇主豈
欲得先知名轉敗為功自難掩孤忠之節正昇芝函
之寵峻躋樞筦之權雖士氣之已振尚兵燹之未解力
裨聖策先遣軺車嘉謀無膠柱之拘天意有轉圜之易
垂紳搢笏坐致元功曲突徙薪終為上客宜進參于駸
擬俾益究于宏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王化之福

惟夷險不踰于操守故始終尤被于龍光大臣慮四方
玉鉉方資于調變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啟于姓名某竊
祿無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不勝燕雀之私鄰哉
鄰哉方慶明良之遇人耳人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回高參議啟

假守南州方遂奉祠之詞拜恩中道忽叨謀帥之行曾
修問之未遑媿貽緘之先辱伏惟某官精忠報主妙略
濟時英英故國之耆儒表表清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

富貴之鼎來萬里功名諒規撫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
尚淹入幕之留蔚相扶炳相輝適有同寅之幸起而言
酌而祝尚資婉畫之餘

代回陳節推棟啟

擢首選于漢廷聳聞雋譽置外員于儉幕是曰異恩曷
遲吾行願快先覩伏惟某官東嘉勝士西洛別傳視將
相之科真拾地芥陳治安之策若吐天葩顧上游實為
館殿之儲屈故事尚勞州縣之職青雲器業具在斯人

歟綠水風流頗有此客否首勤高作來訪陳人駢麗何
工褒嘉過厚閒而成嬾既乖桑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
瓊瑤之報

代謝直秘閣啟

以下四首代知
温州曾吏部達

假守偏州方媿承流之選陞華中秘遽蒙增秩之褒揣
已無堪歸思有自伏惟某稟資甚陋涉世尤疎十上空
歸莫售家傳之學一行作吏但遵父教之忠素甘薄宦
之驅馳敢意清時之差擇容臺議禮僅博聚訟之嘲讖

旬待刑上廣好生之德進貳唐朝之銓選預參漢代之
章程忽去國以難留祇杜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乏
俾分南面之顧憂被臨遣于丹陛之嚴受要束于黃扉
之遽俯矜羸俗惟恐其傷虛受瞽言其應如響鄰封移
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戶蠲租盡革剥膚之弊赤子既寬
于無告青史遂書于有年皆聖君施舍之恩繫上相變
調之賜苟逃曠戾已劇僥逾乃論尺寸之勞誕布絲綸
之寵重念流離粗免凋瘵尚多倘守臣安受于誤恩則

事體遂同于佳郡雖循牆而力請曾反汗之無聞風阻
三山尚覺去人之遠雲興四嶽遂霑零雨之餘茲蓋伏

遇某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開地闢會千載之明良

雷厲風飛冀中興于日月深念專城之重務先良吏之
求苟片善之有聞無一夫之責備坐令么麼亦玷褒嘉
某敢不益勵駑才深圖崔報仙凡復隔無從讀石渠東
觀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

允文

啟

恭審宸章渙發聲更夾輔之名制冊隨頒爰正左虛之
席仰觀盛事高掩前聞竊以阿衡左右商王作相必兼
于仲虺姐旦股肱周室為保亦資于召公下及兩京以
還寢聽二代之典雖大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位號
不倫至用秦官領事之稱以為唐室中臺之長大聖君
之有作復官制以聿新非為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欲
遂行宣帝責實之政肆疇上宰首屬宗工恭惟某官干
載真儒兩朝元老蘊仲舒佐王之學負孟軻命世之才

竭忠力以事君肩一心于夷險出緒餘而應事了萬變
于笑談勤勞何止于十年往返動踰于萬里凡四海危
疑難辦之事廷臣皆斂衽而莫當求一時剛果敢為之
人天子必虛懷而相屬手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勲國
曰功顧持書而未已出為將入為相宜注意之尤深臣
主俱賢紀綱益振尊歸慈極贊九重孝治之心位正儲
闡建萬國元良之本總衆職以遂大有為之志講內治
以成不可勝之資當稽古建官之時選衆而舉膺奮庸

熙載之任舍我其誰兼提樞筦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
儀復見一新昭代之觀瞻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克復
某久蒙知遇猥被使令方欣黃閣之開游喜白麻之播
用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獨任之專以我為鎔錙遽有躍
冶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復啟

恭審天陞拜恩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之權龍
馬負圖寵冠奎文之直列城聳動公議傾依恭惟

某官

造道深淳受材高飭激六經之芳潤摘章驚絕代之工
究千古之興衰論事有適時之用項趨嚴名自結深知
謂公等皆安在耶信明主一見決矣郎潛省戶坐騰列
宿之輝使行邊庭盡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萬竈供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治行之
高任以關中要資餉饋之給豈惟見研桑心計之妙行
且膺嚴吾從臣之求于馬假途寧俟暖席景夙蒙知獎
茲屬部封顧惟千里之凋殘猶賴二天之庇覆輶車澄

按翼舒雅拜于前塵嶠海阻脩莫廁賀裾之下列

代賀呂運使

正已 啟

恭審光被宸命寵升使名九重益厚于眷知列郡愈嚴
于風采恭惟

某官

高才絕俗奧學傳家納萬頃于雲夢

胷破大觥于霹靂手釣璜渭水屹然尚父之功名聽履
漢廷偉矣尚書之人物踐敬中外備歷險夷比講鄰盟
獨膺親擢方張殪而遠聘俄全璧以來歸首加部使者
之稱獨典屬國之恨倚毗方重進用未央佇登紫橐之

華徑取青氈之舊^某辱知有素贊慶尤深大厦之庇千
間夙荷悁悁之賜洪河之潤九里願承沾丐之餘

代謝知温州啟

以下二首代知溫
州王侍御伯庠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瀛壖復得股肱之郡俯
慙僥倖欣載生成伏念^某少已無奇晚尤多難十年不
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札俄頒豈生平夢寐之及曾獲
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以為郎方評蘭省之文忽冒柏
臺之選遇事輒發初不顧于憎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

眷獎久為怨府卒蹈危機但求闔戶以省愆敢意分符
而起廢叱馭而進仰追鼻祖之忠勤鼓盆而歌有媿蒙
莊之了達號啼塞耳憂患薰心願休退于田廬姑名收
于魂魄詎聞袞服之貴下軫綈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其
私計俾控甌閩之要許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難冀脩
門之重入山川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茲蓋伏遇

某官

道德佐王謀猷濟世大開正路期立致于太平獨秉化
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

某

敢不澡雪精

神究詢利病奉寬大之詔務使及民勞撫字之心以報
知已

代賀史開府浩啟

恭審頒冊九重視儀三事節旄前道聿嚴帥閫之雄袞
繡交輝爰寵帝師之舊允為異數宜屬宗工恭惟某官

忠冠兩朝道關百聖體仁蹈義聲名如山斗之尊聚精
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當天開地闢之際贊雷厲風飛
之機天下日向于太平王化亦幾于復見晉公巨德歸

為綠野之遊謝傳高懷終為蒼生而起會稽輔郡曾衣
錦衣閩嶠大邦更憑熊軾上篤潛藩之眷恩先台節之
來前席受言改容加禮台廷虛左方圖上宰之求制綽
自中首飭多儀之備參鼎司之崇品隆巖石之具瞻錫
賚便蕃燕饗優渥貴盛絕諸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
高宗舊學甘盤未見報功之及武王維師尚父會聞授
任之均某素辱殊知仰欽成命屬有郡章之繫莫前賓
閣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甌閩接境敢睎昏

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

伯圭

啟

將使指于龍庭曾無微効代王言于螭陛遽辱誤恩方

自媿于抱虛乃亟蒙于贊喜恭惟

某官

才高玉箭秀毓

銀潢人推子敬之明經自許東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

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

之盛行被芝書之寵即歸荷橐之班

某

久辱眷知茲蒙

推借朋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謙交態益深備見故人

之戀戀

代龔參政回廣東林提刑

光朝

啟

入處從班已慙過分進參機務益愧非才首勤慶牘之
臨尤佩誨辭之切伏惟

某官

學窮古始識造幾先六藝

淵源得聖涯涵泳之樂一時名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
專璧水之主盟將掩橋門之盛際乃從雅志往接遐方
文翁之守蜀邦常袞之使閩部正藉遠揚于聲教豈惟
詳試于刑章毋為攬轡之淹會有賜環之寵顧如匪陋

誤被東知忽叨共政之圖悉自更評之助疾顛是懼請
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陳耽先用殊有
太丘未登之慙樂正無聞恐孤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
棄警所未知

代莫給事

懷

賀曾丞相啟

恭審先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填服宗社晏安恭惟
官學殖深淳器資閎博千載際聰明之主十年居侍從
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

躬頃貳政機密參國論輔贊藏諸用不言房杜之功仁
義事其君豈為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為相朝廷謂無
以踰公正夾輔之名方草秦官之陋蘊太平之業沉傳
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某受知最久
假守無堪不勝賀厦之私敢致飛緘之敬自憐老矣方
日念于故山倘遂歸歟尚許全于晚節

代仲兄

錫

謝監左藏庫門啟

猷獄南徐曾無善狀司閤左帑遽冒中除誤叨特達之

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所難呂刑謹兩
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尺從事固自有法然片
言折獄存乎其人仰惟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嬰
罪戾咸劇哀矜用隣邦之吏以絕請求擇練事之人以
加詳密孰謂清強之選猥先寒晚之流有何微勞當此
殊遇伏念某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粗齒于薦書仕仍
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城旦之書戶掾兼官
顧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

三省吾身樗材異取一行作吏牆面是憂泥繆綆之中
或非其辜而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東桁
楊而不施公心以觀三日而決正自慚于拙速亦何有
于平反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幸敢圖
大造俯念孤蹤雀角鼠牙未知明辨牛溲馬渤首辱兼
收坐令下國之參軍來職中都之外府姦胥鋤治雖云
狡穴之已空寶箴所儲或恐蠹原之未盡出入親臨于
朱墨啟閉尤謹于晨昏時乎為貧孟子亦容于擊柝各

從其志望之自樂于抱關上得近于恩闕下不妨于吏

政深知僥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

具官

夾輔聖君共康

大業羣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忘顧豈遺于詩

菲致使斗筭之賤亦霑膚寸之餘

某

敢不凜雪精神感

戴恩紀既以備籠中之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
本非夢寐所及他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

大年

謝興國軍教授啟

持帚相門屢瞻公袞橫經侯泮辱在化鑪揣已無堪歸

思有自伏念

集

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能飾貌以動人

且無曲學以阿世永為大父獨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于去莠著書自見心常在于尊堯雖孤忠勁節每挫抑于強臣而潛德幽光終暴白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學焉記問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子敢忘濫踵世科幾周歲紀奉真祠之香火兩痛家難司絕微之貿遷適開邊轡妄論天下之事慨上公車之書雖幸徹君門之九重猶未試鉛刀之一割坐閱星霜

之變不知升斗之謀壁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
忘躍冶之非厠跡嘉賓時遂曳裾之願麀頭鼠目何敢
求官馬渤牛溲庶幾待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客授于南
州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
既逃州縣之徒勞仍有絃歌之可樂無非僥倖端有黃
緣茲盖伏遇 某官 旋幹化鈞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
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
真宰危蹤尤累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 某 敢不益

堅素節不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教然後
知困顧敢忘于自強庶上副于眷知用少圖于報効

代范孝隆

棟

謝提轄文思院啟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拜備事官之屬遽辱生成揣分已
盈戴恩無藝伏念^某才如擗散身若蓬飄不能飾貌以
動人目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蔭獲廁官聯太上皇方
御于飛龍先丞相實同于附鳳言言正色獨輸蹇諤之
忠耿耿一心共濟艱難之會旋居元輔以佐中興依日

月之末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為社稷之謀身
後生涯肯作子孫之計適推臣專國而方恣致故家無
地以自容屏跡山樊但知畏影冥心宦路敢望求伸欣
逢更化之初始興干祿之志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聲
百技無長不為世用顧時命之大謬況拙懶之相逢雖
嘗千里以効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慨門
戶之衰頽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上
先人之丘壟幸真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明輒彈貢禹

之冠徑造平津之閣回思江國當叨堂下一言之知仰
望台衡敢叙屏間半面之懷豈圖謙德弗替昔時執轡
愈恭不數信陵之義脫袍加惠猶憐范叔之寒曲記姓
名俾歸陶冶鈍不及事幸而得之善為為謀不過此矣
惟文思名官之義取栗氏銘量之言鳩燕荆胡粵之良
材督鄭宋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底雖號卑微在三轄
之間頗為優簡靜惟僥冒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吾
道宗工本朝碩輔總衆職而稱上意明良相會于千齡

順四時而遂物宜勲業獨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
而上臣事君以人三握三吐而下士畢歸一貴一賤而
交情自若務盡刈翹之術不嫌躍冶之私坐使孱庸亦
叨造化某敢不仰啣恩施俯飭司存逢人而說項斯敢
忘此意結草以報魏顆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

茂良

上龔參政啟

程末技于省闈曾叨誤聽拜下風于帥閫始受真知不
圖淪落之蹤復望熒煌之座敢陳悃悃上動高明伏念

其學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業惟知讀先父之書壯
忝末科亦嘗起當時之志但欲仕途之平進恥為俗士
之詭隨猥緣假吏之行謬辱名公之舉速其當軸許以
曳裾方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薰蕕既異軌
轍遂殊碌碌不為頗慕望之之從志寂寂為爾自甘鄧
禹之笑人豈其若將晚焉政自不得不爾集君卿五侯
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瓣之香徒懷自信惟集賢之
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之身為衆怒所歸獨念由銓選

而仕京都初非有援滿吏致而為帥屬止以為貧雖造物有意于提撕而揣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疚浮議何傷克盡力于公家庶可逃于吏責忽傳印綬之解是為薦紳之憂欲留孔戣固已難伸于末議不負臨賀詎知反蹈于危機祠官實匪其本心化筆幾成干誤墨襪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當此流離之時尤為災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陟屺之悲已深是知膠西之行雖曰公孫之力也若夫江濱

之溺豈亦子厚所為耶盡捐怨天尤人之私益廣安時
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駸駸婚嫁之逼人擾擾
啼號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裳幸逢萬物吐氣之秋
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持鑪質來就洪鑪茲蓋伏遇

某

官得時致君以道濟物卓爾聖朝之柱石凜然王佐之
規模陞康日尊藜藿為之不採威望所及草木亦皆知
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哀窮悼屈觀過知仁
顧如貿貿之來似匪悠悠而進念千里識韓之日初不

知蒙眷之由而一緘薦禰之書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
政機之親秉實為善類之所依遂令久鬱之情居有求
伸之願適會槐庭之虛席共期楓陛之拜麻廣廈萬間
將隨燕雀之賀靈丹九轉願同雞犬之昇

攻媿集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六十五

朱樓鑰撰

啟

代通王明州佐啟

恭審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雄藩之風采自聞成命已播先聲恭惟某官學造聖涯行為世表韋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笋瓊爨壓倒千人之筆才

出于天人策上名冠于龍虎榜中蓮幕掄才未舒婉婉
之畫蘭臺選士已聞袞袞之登立螭陛以書言接鵬行
而布武俄分郡寄遠暢王靈以黃霸神明止著循良之
譽雖子游文學無闕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通材兼
一時之要任直節在庭臣之右治最為天下之先飽聞
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蔭惟時鄧水實近行都海
匝三垂地綿十里清朝假武久無烽火之驚潢池弄兵或
恃風波之險近禦狗偷之盜遠防虎視之隣必欲得

第一流以之為二千石忽聞鳳詔更畀菟符宿姦甚落
膽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忼懔伊爾桑梓知歸便道過
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還闕豈惟得子敬之旣行據
要津以前大用某夙蒙異顧近別台躔豈知間冷之身
復拜熒煌之座曾是堂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
上之烏因丈人而亦好

代陳福州陳丞相俊卿啟

上公分陝聿嚴帥閫之雄寒士依劉叨處貳車之任爰

通名于下執喜托跡于洪鈞恭惟某官百代偉人兩朝

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堅任重道遠之心與學淵源根
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特貫三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
闢之秋遇雷厲風飛之主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贊之
宜爾為麴蘖鹽梅尤著燮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
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王化之將復功成而退道
大不容麾分十國之連地控七閩之要故鄉在望何殊
朱賣臣衣錦之榮盛德若虛肯為蘇季子佩印之樂經

綸未究威望益隆公尚居東行見袞衣之復席方虛左
重膺玉鉉之求某學術荒疎惟資凡下遲頓不能以及
事容貌不足以動人良弓之子必為箕粗守傳家之舊
吹竽之門而攻瑟自憐應世之乖念平生願上于膺門
而今日得游于儉府趨風伊邇撫已知榮駕馬加鞭倘
緩一時之驅策頑金躍冶尚希他日之陶鎔潭府靖深
暑風清閨願體冕旒之眷茂加茵鼎之調

代謝葉丞相衡奏門客恩澤啟

孤蹤何取妄干鳳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于龍門之下
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某一介寒儒半生苦學蹉
跎場屋徒堅鐵硯之心荏苒歲時有愧青箱之業家惟
四壁之徒立野無二頃之可耕重念嚴君久為漫仕心
勞王事嘗抗塵于三紀之間位亞郎曹竟賚恨于九泉
之下弟兄孱弱門戶羈單記先友于碑陰孰是金蘭之
舊候舍人于門外頓驚霄壤之殊敢期當路之知不忍
向隅之泣念子路為曾參所畏固知事契之深有山公

則嵇紹不孤尤覺義風之厚假以手援之力開其寸進
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就茲蓋伏遇 某官 夙高耆望光
輔昌辰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
異于中興方將任使于賢能顧豈遺忘于微賤至而不
肖亦使有成 某 敢不俯激懦衷仰酬恩紀便當銜袖以
上先壘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豈無結草之報
青氈如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 鳳 啟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效塵埃俗吏方為學邑之行獲
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

某官

性資冲靜經學通明文字

五千渺波瀾于筆下雲夢八九忘芥蒂于胸中早收俊
造之科徑躡清華之武先生入太學久居賢士之關博
士伴雙旌乃為刺史之半公論甚鬱高懷自如登臨洪
府之江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撫摩凋瘵關決是非似聞
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贊龐士元之展驥其可再
乎班景倩之登仙行且升矣

某公微晚出蹭蹬半生頃

辭簞楚于尉曹復較錐刀于征筦貳令海邦之表脫身
選路之初任花縣以無堪驚瓜期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
曠官非曰能之姑試鉛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厦
之千間

代通劉湖州啟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同乃有登龍之幸敢
修竿牘仰徹齋鈴恭惟某官聞望雷霆文章河漢穿天
心出月脅英詞侔造化之工嘯道真泳聖涯奧學究誠

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逢其源歷窮千古而若在目前
覽百家而不專紙上義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
為我用惟其蓄于中者厚故其發于外也闔入仕皇都
聲動百寮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聖主以斯
民為先而中興視稱吏之盛大褒卓魯徑躡龔黃越觀
二十載之間不過三數人而止久難其選今見我公矧
茲苦雪之區是曰股肱之郡白蘋泛月想神仙窟宅之
深阜蓋頌春稱師帥風流之美來紆丈二之組密依尺

五之天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濟四海尚鬱壯猶
刺史入為三公更觀盛舉早初無他技早預一官徒堅
鐵硯之心猶負金籙之訓典閩山之醴務俄閱十年充
攜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轉丞茲邑獲居是邦方涓日以
載塗行束身而受察豈惟庀職于吏師之側抑將橫經
于政學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
庇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趙郡王

伯圭

啟

瞻卽聞于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敬望齋旄于澤國更容

邑吏之趨風肅貢朋緘豫通下執恭惟某官璇源毓秀

嵩嶽儲神東平之在漢京為善深知最樂汝陽之居唐

室退朝端若無憑宛然韋布之流籍甚搢紳之望惟親

賢之並眷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宮之雨露

疏封南服不移十載之旌戲清和兼惠夷之風畏愛如

衰盾之日潢池赤子之威名于鯨海之深大舶賈胡傳

政譽于鷄林之遠樂苔溪山水之勝奉珍臺香火而歸

濯纓而賦滄浪闔門而養威重四子之官二千石用昭
盤石之宗列侯之印十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
之俟望不妨綠野之雍容胙新鄭之真封分閭中之巨
屏橐兜戟纛益嚴亞保之多儀袞繡貂蟬入侍合宮之
盛禮寵光有赫福履難量某早預一官本無他技典閭
山之醴務俄閱十年充攜李之法曹愧無三語茲叨貳
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
歌召伯之去思自念孤蹤適逢幸會矧是典刑之舊願

承土苴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庇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李都大啟

高山仰德久欲事于賢大夫冷局效官幸獲依于部刺
史迹雖殊于兩地庇實托于二天敢因告始之恭少見
投誠之素恭惟某官風儀岳峙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
資學究天人之際義嘗許國忠不忘軍決策請行不獨
在十九人之列論功頒賞已足稱五千騎之賢成桃李

不言之蹊堅松柏後彫之操爰受朱幡之寄入趨丹陛
之嚴宣室受釐謂賈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歎徐樂皆
安在耶亟示睿思俾遷輔郡擁麾出守屢宣惶悌之仁
攬轡觀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貨泉之至重移使節以接
臨盡收數路之權悉總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
已書朽貫之功即聽召環之命禁濟南冷族海內腐儒
辛苦半生甘在百寮之底崎嶇末宦濫參九府之司豈
期樸樾之資獲在忤懷之下純金無用尚期良匠之鈞

鎔躍冶不祥敢覲洪爐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啟

曳裾東閣載瞻元袞之光華剖竹南州復預大爐之造化
寵驚神悚感極涕零竊以在廣極東以揭陽為列侯
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鯀
魚以除百世之害坐使蠻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間惟我
皇家尤重邊徼正當擇士以職承流如渠者蹉跎無堪
鉉崎可笈紹弓冶之餘習綴搢紳之後塵兩地監征力

較錙銖之利六年學邑備宣朱墨之勞雖無健吏之聲
稱頗究生民之利病頃罷遣城之佐首干上相之尊得
倖宛陵忽坐遭于擯斥奉祠梓里亦久就于休閒孤迹
若萍歸棲何所仕途如漆跬步而登悵毀譽之交攻驚
錮黜之四至息黥補劓苟逃城旦之書滌慮洗心敢賦
大鈞之間會中興之英主復圖任于真儒自憐香火之
散官曾是門牆之舊物念丘山之莫報章溝壑之未填
尋故步于釣塹仰勤三握髮三吐哺之禮訴危衷于洪

造復煩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俾守海隅以安蠻蜚惡溪
瘴聚不妨叱馭以前驅秦嶺雲橫何必問家之所在但
如僥倖端有黃緣茲蓋伏遇

某官

以王佐才為天子相

內以緝熙于庶績外焉鎮撫于四夷虎嘯龍吟弼亮兩
朝之治鳶飛魚躍陶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亦叨任使
某敢不布宣詔旨撫字民生益遵父教之忠毋怠官司
之守興瀧吏之間敢辭行路之八千捐國士之軀庶報
龐恩之萬一

代謝劉提舉薦舉啟

幾邑負丞未展秋毫之效上臣誤聽已形華袞之褒恩
重丘山感深肺腑伏念_某才如命薄銜與世疎忘嘗有
志于事功頗亦早親于經學屢操筆硯之習往從場屋
之遊良弓之子必為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
不好何衰遲白髮之雙親齟齬青衫之一第賞延于世
遂因委質以入官父教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念家聲
之淪替嗟世緒之凋零敢言隱忍以就功名但欲植立

以興門戶一行作吏亦知棲枳之為卑再轉為丞寧復
哦松之可樂困簿書之叢委驚塵土之昏霾應無窮之
求急于星火酬方來之務紛若毛釐但能催科粗可逃
責當官動礙于掣肘莅事況多于面牆公家之利無不
為誰為知己君子之仕行其義求無媿心曾微片善之
可書敢異當途之肯舉仰鄉閭之先達方彭彭持使者
之車憐上世之至交猶戀戀有故人之意夫何公麼適
隸按臨忽傳一紙之春風為振孤生之寒色周章拜賜

俯僂知歸茲蓋恭遇

某官

識量恢洪風度凝遠北宮黜

之勇一毫弗挫于人柳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聲猷
籍甚節義凜然攬轡近畿起澄清天下之志推轂後進
稱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瑣某敢不飲冰勵
操結草酬恩鮒轍可憐方賴激西江之水鵬程欲起更
祈借北海之風

代賀王詹事

十朋
啟

恭審顯膺宸命擢處宮端朝廷益增國本增固凡在紳

綏之列舉深抃舞之私恭惟

某官

學探精微氣全剛大

聳公台之望于庠校談經之日吐廊廟之言于殿廷射
策之初結知兩朝傾譽四海堂堂不撓豈惟近古社稷
之臣諤諤以昌信是當今諫諍之選進以禮而退以義
用之行而舍之藏四擁隼旗掩漢室龔黃之迹一登鶴
禁追商山園綺之蹤朝廷固喜于得人公議咸期于且
相弼諧審論方資李文紀之忠清輔贊彌縫會致房玄
齡之事業某蘭然無似少也何知備更州縣之勞幸脫

謹何之域貳車來止方將掃齊相之門名驛趣行莫獲
為李君之御敢馳賀牘少見忱衷尚期苞鼎之調仰副
晁旒之眷

代通薛尚書

良朋啟

拜榮戟于黟山當辱老商之一舸駕屏星于梓里幸依
夫子之仞牆俯已知歸陳誠敢後恭惟某官身兼數器
才出萬人深造道真傳伊洛淵源之學發為詞藻追舒
向金玉之文自結上知遍儀清貫談笑不妨于劇劇切

名自覺其逼人握節擁旄外著廉平之績簪筆持橐內
為侍從之臣凡建明遇事而敢言宜寵遇在廷之莫及
盡四方而屬望期兩地之間津聽履而上星辰忽驚勇
退把麾而去江海徑作賦歸周旋泉石之間盤屈公台
之器謝傅東山之志寧久遂夫高懷賈生宣室之思行
即膺夫迅召某生平無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叨
貳車之承乏十年德施未知圖報之階一代吏師喜有
趨風之便始茲洗印未及掃門沈侯方賦郊居輒通名

于記室龐公倘入城府期雅拜于前塵仲夏清和燕居
優暇願調鼎食以候鋒車

代賀趙明州

伯圭

啟

恭審課績上聞為南國諸侯之最寵光下被進西清學
士之聯曾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之效恭惟

某官

為善最樂大雅不羣風流追配于古人被服必先于儒
者天潢近派于周為魯衛之親帝胄奇才在漢擅閭平
之譽號宗藩之儀表為聖世之豪傑海沂歌別駕之功

丹丘著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不以親奉夫人之興創
聞盛事送列侯之印獨被殊恩瞻二浙之奧區有四明
之佳郡地綿千里海匝三垂浪舶風帆萃卉服獻琛之
利蜂屯蟻聚有潢池弄兵之虞必得升卿以當錯節正
須龔遂來理亂繩既易地以策勲果自天而渙號賜金
增秩爰示寵于侯邦簪筆持荷徑開津于政路幾京師
之蒙福見城郭之生輝坐令風濤萬頃之間陰受刺史
二天之庇命台公而江漢化已知治效之優得李勉而

朝廷尊行聽召音之播某戴恩最厚仰德方深側聞二千石寵數之頒實同十萬戶驩心之劇恨官司之有守望竇廡以無階燕雀賀大厦之成喜得營巢之地騏驥騁夷途之逸豈無附尾之心

代上呂鎮江啟

憔悴餘生幸叨末契風波千里敬謁明公敢陳迫切之愚仰溷高明之聽雖云無因而自至詎敢亡說以為先竊以文舉不羈妄謂李君之有分山公如在定知嵇紹

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為盛事蓋先契者古人最重而高
誼者叔世所艱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頽靡之俗恭惟

某

官量吞四海氣壓萬夫夙懷公輔之壯猶早屈功名之
奇志釣潢渭水世傳柱石之勲取日虞淵身預風雲之
會獨有用之學兼濟非常之才精忠上結于主知儒術
下飾于吏事發硎游刃未見全牛錯節盤根久知利
器總軍儲于邊徼仰分西顧之憂守留籥于行都更任
東釐之寄惟京口之巨鎮控天塹之要津坐肅未幾卧

治自若已聞政績之上達側聽召音之鼎來立懦律貪
以名節而自任哀窮悼屈崇風義以獨高寒士赴之如
歸羈人倚以為命矧在門牆之舊尤祈甄冶之收伏念
某身與萍浮命隨葉薄紹箕裘之業不能自振于家風
廁簪紱之聯徒以猥緣于世賞羈蹇加人數等流落在
天一涯憂患相仍不及養親之三釜飢寒復迫焉能餬
口于四方比參醖局之僚越在瀛壖之表方苟升斗而
自活未容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政之餘例有譴章之及

二年于此十口無歸雖嘗知安分之言亦能誦固窮之戒然而此之顏氏既無負郭之田較以淵明更乏儲瓶之粟不求濟于旌麾之下是自投于溝壑之中重念

某

大父獲游相君之門最蒙知遇先人亦為藥籠之物屢辱生成恩紀未酬存歿知感迨宵人攝職于越邑遇明府弭節于舜江蹤跡雖微曾辱步兵之青眼眷私不替間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輒忘三瀆之僭大鵬欲化固將借北海之風涸鮒方危且願激西江之

水

代通韓總領

考直

啟

居百僚之底雖知仰泰山之名輕千戶之封但願識荆
州之面幸茲末屬預在下風雖擁篲之未遑顧馳緘之
敢後恭惟某官雄才冠古壯氣橫秋當世家聲功孰踰
于八柱國妙齡上第名獨高于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
利器發硎游刃未見金牛顧大丈夫所以致身惟明天
子以為知己乃眷江淮之壤實為財貨之淵萬竈列屯

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飽正資輓策之財爰擢于貳月
卿仍暫煩于星使威名遠暨城池不啻金湯儲峙益充
菽粟有如水火當邊隅之息燧肅營壘以無譁非惟操
贏貲以佐軍所謂不加賦而足用簿書期會豈久為外
府之淹朝夕論思行即邁甘泉之侍某伶俜何數結約
亡奇少讀父書未策勲于筆硯早承世賞偶厠跡于簪
纓自紆俗吏之青衫羞見古人之黃卷奉祠庭之香火
遽經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又屬沙金之汰竭來上

國猥備微官董舳艫之轉輸謹朱墨之出入幸預使令
之列祇承約束之嚴得大君子為之依歸庶賤有司安
于職守駕馬十駕寧敢憚于驅馳鵠鵠一枝願永棲于
芘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啟

拜赤舄于泰階方深榮幸駕緹屏于天邑遽辱生成退
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_某材如朽散性若棗尋妄嘗有
志于功名頗亦早親于筆硯與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

從場屋游終阻青衫之第強顏宦路刻意官箴兩仕窮
遑僅脫微軀于萬死一參下幕幸離小選之七階學邑
寧川慮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試鉛刀比改畀于除書俾
總提于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賄之有無誓殫一日
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從省汰何所怨尤八歲三得官
莫霜升斗一門四立壁但有號號驚薄命之數奇覺晚
途之甚竄顧已往之迹了如蒼狗之浮空閱去速之辰
常若白駒之過隙髮種種以如是身遑遑其何之幸宵

人未填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會勢殊霄壤契
篤金蘭傳好語于西山楚然有喜進孤蹤于東閣歡若
平生窮猿方急于投林驚馬但知夫戀棧周旋久矣委
曲從之三握三從而謙德不衰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
官不離于都下職況忝于治中或于多岐初類亡羊之
牧未必非福今成喪馬之翁頂踵知歸丘山莫重茲益
恭遇某官為天下宰負王佐才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適
臣主相逢之日受命長矣弗祿康矣佐國家無疆之休

大開衆正之門共築太平之址惟賢者在位引類而上
臣事君以人凡厥有知誰無附鳳翼之志顧如無似亦
叨展驥足之榮某敢不仰戴已知恪居官次飲冰厲操
懼為門下之羞結草酬恩敢後古人之報

代通李縣丞啟

始為刀筆吏愧居栖棘之聯獲逢君子察行視哦松之
樂顧惟幸會殊劇懼悚伏惟某官秀毓山川慶鍾閭閻
學淵源而有守才著騁而不留致身于紅蓮幕中舉無

遺策書名于金閨籍上益著休聲仕不擇地而安丞有
負予之嘆立吏行之鴈鶩豈端使然哉造朝列之鵷鴻
殆亦非晚矣某江湖冷族簿領下僚父教之忠粗可律
身而執贄學失其道徒嗟蒞事之面牆囊尾跋胡轉吭
觸諱一邑無不當問肯例以嫌三人必有我師願提其
耳

攻媿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六十八

六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蕭華

欽定四庫全書

玫瑰集卷六十六

宋樓鑰撰

書

答綦君更生論文書

鑰講聞雋譽久矣茲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文章大體筆力衮衮大過所聞幸甚幸甚鑰少習舉業不過欲應有司之求作更以來雖粗有意于此而精神多散于

無用宦游往來忽焉半百重以二三年間憂禍薰心偶
然不死以至今日舊學本自無幾益覺荒落尚何足以
言此而厚意不可虛辱試吐一二相與質正之來書謂
長江東流不見其怪瞿塘滌瀨之所迫束而後有動心
駭目之觀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之性本平彼遇
風而紋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川之險皆非有意于奇
變所謂湛然而平者固自若也濫瀨之立中流或謂其
乃所以為平此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亡也與天地同

和可以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紀其精者謂能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為聲之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謂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于後世之樂矣妄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怪怪奇奇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為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

矣謂其粹然一出子正至其所自為文往往奇澀難讀
豈平者難為工奇者易以動文人氣習終未免耶典謨
訓誥無一語之奇無一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
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
駭觀聽要必有太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
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為文之正體可以
追配古作而遽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靜過者以為
無奇必見高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

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間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
而然則為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
孟郊賈島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
不近于哀以思者乎鑰本不敢為人言言之又極平平
視來書豪壯頓挫之氣亦甚異矣人之少而壯壯而老
如朝氣之銳晝墮而暮則歸鑰方墮而將歸欲以當足
下之銳宜其說之不相似然時時讀足下之書以作其
墮足下亦味鑰之言以趨于平亦朋友相資之義也豈

惟文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旦之氣顧豈有一毫之不平古人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意安在幸併思之多言媿甚惟足下諒之而已

答朱晦菴書

鑰伏自壬寅夏間修敬紹興臺治之下伏蒙與進加以宴搞獲侍博約之誨未幾先生賦歸鑰亦繼遭外艱沈迷憂患後數年赴官永嘉才聞台旆造朝已復還山後知起鎮臨漳俱不得一拜記史之間請違台範遂一紀

矣青天白日奴隸知仰歎慕師席無由進拜時得門下
所著作誦詠探索尚庶幾在弟子之列仰惟名德為一
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媿嘗見講
筵班退黃夕郎對人浩歎或問之曰好一箇去處吾曹
冒處此如晦菴乃不使一來耶鑰學殖荒疎無所可用
三八脩門推遷至此進無補于君上退不能寧其親蕪
類之詞不足以代絲綸之言孱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霆
之下曰坐針氈未知自免于戾前者表兄陳舍人之子

赴楚州戶曹一見即言嘗拜牀下蒙齒及賤姓名固已
慚惕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傾蓋如故亦言軫記之意晚
出何以得此季通定交日淺而得益已多而況得親炙
于先生乎諸公方謀以麾節強起門下庶幾因得伏謁
以遂師承之願因季通歸敢此少見悃悃不敢累牘以
為苛禮顧雖承顏接辭未有其便或以為可教欲得警
誨使知所歸不勝幸甚易學啓蒙之書反復熟觀無從
叩請亦託季通寓下意一二何當摳衣以請伏紙馳誠

之切

答杜仲高旃書

鑰向者天街一別忽忽四五年茲辱惠書以慰以荷鑰
杜門卻掃荷上恩再畀祠祿仰以奉九十之親俯以自
適不肖之軀不翅足矣況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
左腕嘗作醺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況
可知近方稍安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但當虞侍膝下暇
日則以故書遮眼而昏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

自娛奕棊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經意來書論出處大
致意甚篤詞甚偉佩荷雖深然非所敢當也寄示新詩
快讀降歎杜詩集注等書恨未盡見發微一編誦之數
過卓乎高哉賢父子真足以發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
所及來書云云姑置是事且說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
之詩韓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
夫水墨積習之工類不甚至唐人多能書歐虞褚薛是
其尤穎異者疲精竭神各名家終不足以望右軍閭

域若詩與文可以力取而強進之耶詆之為村夫子者
固自難言然王荊公以為與元氣侔蓋極言詩之高致
若曰所以拜公像再拜涕泗流正為茅屋為秋風所破
歎一詩用意之大東坡謂自是稷契等輩口中語正謂
其語似稷契輩爾唐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皆極口稱其詩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之妙別是一種
肺肝兼備衆體間見層出不可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
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以為詩人冠冕後人著意形似

亦有可雜之詩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絕塵雖諸名公恐未免瞠乎若後此難與不知者道也然擬人必于其倫以言取人先聖所難若直以上比禹稷與孔孟之進退則亦愛之過甚此老如在亦未必敢當鄙見如此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究也如中自誅褒妲前輩嘗稱之而陳將軍之不沒其實未有人能發此者發微如此者非一末篇尤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非詩之大節因併及之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

次公之詳且博畧不注釋四明舊有卞倅養直園為注
甚詳竟不得其書嘗與之論及此亦止云意其偶有積
雪爾蓋花門即回鶻也鑰嘗攷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
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雪然不既多乎以此意讀之方
覺語意精彩頓別又嘗與蜀士黃文叔裳食花梀因問
蜀中有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
橘柚來極為佳句然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
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梀也問之土人云工

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欲為之解嘲為于其處大
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
似一本作山水者是蓋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趨南
橫流而東復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
內如河內然地勢平闊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處對面
即錦屏山蓋山如石黛水如碧玉故云嘉陵山水何所
似石黛碧玉相因依真絕唱也此皆前所未聞恐可以
助異聞之萬一又信乎不行萬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

為報惟為遠業自厚會昆仲併道甫問訊為荷

答柴殿院之子楸書

鑰承長書之貺且示以事目甚詳區區非不知之鑰自
叨典選凡滯案至前必究觀之可行則屬使胥輩施行
若必不可行求其說而不得則必悉以底蘊明告之使
知其決不可以倖望息心而歸且曰毋徒為逆旅也是
皆未嘗問識不識求盡吾職而已況如先殿院厚德前
輩幸及同朝今見賢子來理遺澤豈不願奉周旋重蒙

垂諭不得不詳布之遺表自重官之外舊日惟中奉中散大夫以上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持服時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捐館則尚可料理捨此則無說矣何也以為帶貼職朝議大夫與不帶貼職人事體一同則鑰之外祖汪公帶直顯謨閣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恩澤蓋無此法也來教所謂一職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未聞也以為已該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苟未授告猶朝議

也鑰之親伯父紹興三十二年已下磨勘告未及下而
終于朝議大夫亦不敢求遺表蓋告未下則無緣可得
也觀尊意所以未能決然者以猶有虞氏之例也亦嘗
為之求其說虞君終承議郎無可得遺澤之理以其寓
直龍圖閣乃在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時有人為之地以
其寓直之高故特與之致仕一名若先殿院所寓之職
則猶在朝奉郎之下況已得致仕恩澤而欲以此更得
遺表一官求之法例無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

明告徒使左右久旅營營則鑰之所不安也病中草草授筆吏以為報切幸加亮

答趙共甫書

易補音之作所謂鮮不抵掌拍為迂闊誠然誠然鑰雅好吳氏詩補音今者皆取其說然尚有當言者如幡幡之下注文用之不盡似有未圓處不若全用或節去不甚親切者如即鹿无虞不叶中字亦可若以音五公謂詩叶蓬縱則上章葭紕又尚何叶此一音可去之詩必

有韻易則有不必叶者又不可強通也車之音斤于韋

昭之辨只得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難曉艮卦薰

心

思尋切

此不可曉如此則是本音非叶也注中引易林

太玄乃叶鄰民豈誤音耶小畜象獨富乃取詩瞻卬補

音內引老子二項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

叶富吳氏之意不可通不若易之大率古語多韻踐語

所謂言出而聲諧辭比而響順不待勉強牽屬而自中

音節者極然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補音首論服字方悟漢書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作蒲北切方可通耳吳氏以集韻為據而不深攷說文解字之書如碩人盼字注文未為甚當說文盼恨視也从目兮聲胡計切盼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兮聲匹覓切眇目偏合也一曰衰視也从目丐聲莫甸切三字甚明蓋盼如孟子使民盼盼然眇如老商之一眇又眇庭柯以怡顏以匹覓一切為與倩絢二音不相叶又以太甚若眇則幾

不成字則以不攷信說文之故也姑舉此一端耳江不與陽唐相連而綴于三鍾之後上去入皆然蓋古音江音工謂之轉聲與東通亦有據否有疑處必有攷證方可決然定說不然寧闕之爾每疑十二齊不綴于支脂之微之後而與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久不得其說後因觀後漢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萬事不理問伯始五經紛綸并大春之類皆是七字為句而四字一韻下三字一韻若天下模楷李元禮方知楷與禮叶齊之所以近佳

皆也非好古者亦不語及此不知者不止謂迂闊而已
來教所說屯離蹇乾隨臨噬嗑革卦中諸字今本既叶
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乾之若厲等
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強通只如潛龍勿用亢龍有
悔見羣龍无首吉雖欲通之不可得也但當採吳氏之
說通其可通者足矣如晦菴之說亦及叶韻漸卦上爻
以陸為達雖改經文于儀字卻叶雜卦之末蓋雜而又
雜不可終窮自大過顛也而後更不復反對坡公疑之

改從反對大非古意觀其韻叶可見非差如歸妹女之
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可求反對乎此皆晦菴之說為是
若實之從去聲則似未然更須詳攷此亦未暇入聲之
叶去聲恐無此例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為讀且復之
為復扶富切覆之為覆敷救切宿之為宿秀無有從其本字
之去聲者盡入聲韻中只有厭入厭去二字通用本音
卻是實有此二字義又不同實為去聲恐難從也如伸
正當為敬比輔也比吉下順從也履艮同人卦首合別

著卦名賁彖天文上闕文旅彖兩小亨當是衍來說皆然但流傳已久不可輕改然亦不可不知也鑰又別有跋語見他紙可用否午暑連日揮汗方能辦此餘不暇及亦不可為不好者道也

答徐敬甫書

鑰辱示及主敬扁榜艮齋真蹟文昌章公跋語固深歎服然不敢著語者頃竊聞之太府卿王公字正之鑰姑之夫也嘗言此字本翼祖廟諱雖已再經祧遷而在臣

予終不當以此為名字及齋室之名張南軒以此為字
嚮不以為然鑰又嘗見文潞公帖或勸以為翼祖已入
夾室可復舊姓潞公云老夫弼亮四世未敢遽改蓋是
時猶是七廟也徽宗朝立九廟翼祖復入廟祔又以為
諱後至欽宗祔廟始復祧遷省元錢敬直永嘉人也鑰
忠告之遂改易直此不可不知也特臭味相與敢及此
切幸加亮

答趙郎中崇憲書

鑰久不嗣音正爾馳仰辱書翰以慰以荷蒙示諭瀛溪
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甚休謹為寫四字
去但谿字當如此寫溪出于陽冰之變體非古也二者
俱寫去惟台意所擇瀛字有少曲折見之別紙望詳覽
九江江古郡于今為重鎮幸有周先生之遺迹表而出之
又使士子得以館穀于其下儒風自此愈興賢使君之
名與之無窮矣鑰哀瘁求未得尚爾勉強草草修報
不究欲言併幾台察

瀟谿之瀟字書所無鑰少時見林侍郎黃中知江州
曾作瀟谿祠堂記今想尚有石本便中望以寄示其
中亦似說瀟字如元次山之唐晤晤出于意見近歲
得晁氏參記許氏文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瀟

徐力

鹽反唐力簞反

从水从兼徐本曰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唐

本曰薄冰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淹也或从廉徐本
闕瀟字接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
期在瀟水楊上善曰瀟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

从魚者亦古文廉字非兼并之魚以上皆以道之說
徐本謂今世所行徐鉉所定說文解字也以道得唐
人本時以校其不同者鑰按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
論夏三月云云在瀦水注瀦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
于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瀦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
生時也唐本既曰或从廉則非無瀦字晁氏之書甚
佳止有三冊若因刊之尤佳

攻媿集卷六十六